



▲传统技艺变身“鄂尔多斯礼物”。

本报讯（记者 张伟）46 岁的郝霞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镇昌汉沟村人。童年时，村子里的老人们就将羊毛用手搓成线后钩编毛袜、手套等生活用品，这种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，直到郝霞的爷爷和姑姑也将这项技艺传授给了她。

随着五颜六色机纺线的出

现，郝霞的手艺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。在她灵巧的手指下，毛线幻化成漂亮的服饰、摆件，开始有商贩收购她的产品。

有了销路，郝霞一个人也忙不过来，她就开始教授周围的同伴们，一边学习钩编技艺，一边挣钱补贴家用。

传统技艺在郝霞的巧妙构思下不断推陈出新，各种时尚

挂件、玩具、装饰品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，不但在电商平台畅销，还受到了广州、深圳一些外贸企业的关注，开始接到出口订单。

2022 年，达拉特钩编技艺入选鄂尔多斯市级非遗名录，达拉特旗妇联牵头，帮助郝霞在旗政府所在地树林召镇成立工作室，吸纳家庭主妇到

工作室学习钩编技艺。160 多名农村妇女通过学习，成功转型为月入 1000—2000 元的手工艺人。

2025 年 6 月，郝霞成功获评达拉特钩编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。在当地文旅部门的建议下，她正在尝试用钩编技艺呈现草原双峰驼、蒙古包、蒙古族服饰玩偶等充满民族风格

的文创产品，同时也希望达拉特钩编技艺作品，能够成为“鄂尔多斯礼物”，呈现给天南地北的游客们。



——评生态散文集《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》 高原的脉动与人性的回响

王小忠的生态散文集《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 年 4 月出版），是一部深植于甘南草原腹地的行走实录与心灵叩问。作者以纪实性的笔触，敏锐捕捉高原草甸在时代洪流中的细微震颤，在持续的行走与凝视中，完成了一场对自然生态与人性幽微的双重勘探。全书通过“河源纪事”“车巴河纪事”“草地纪事”3 个篇章，编织出一幅壮美与脆弱并存、坚守与变迁交织、自然法则与现代文明碰撞的高原图景。其价值不仅在于忠实记录了生态的嬗变，更在于深刻挖掘游牧文明中蕴含的生存智慧，将冷峻的生态视野与温热的人文关怀融为一体，构建跨越地域与文

化的深刻对话。

高原风貌与日常生活

甘南草原作为王小忠持久书写的“原乡”，其自然风貌的呈现，始终伴随着一个强烈“在场”的观察者——“我”。这种“在场性”构成了文本独特的叙事基调和认知路径。

在《河源纪事》中，作者不仅是旁观者，更是深度亲历者。伫立于贡赛尔喀木道，他敏锐地捕捉到“北方的刚劲与江南的轻柔完全融为一体”的奇异景观，而“突然而至的立夏”带来的，不仅是气候的骤变，也是观察者内心的不知所措，自然的变化与个体的感受紧密相连。《湖边的候鸟》则通过“远处群山上依然是皑皑白雪，雪线以下的松柏暗黑一片”的视觉描摹，营造出氤氲湿地静谧而神圣的氛围，将自然的神性悄然托出。

王小忠的笔触并未悬置于宏大叙事，而是深深扎根于牧区的日常生活。那些看似琐碎的鸡毛蒜皮、家长里短，构成了文本最鲜活的血肉。正是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细节，如牧民的生活习惯、邻里交往、细微情绪，赋予了作品不可或缺的温度与质感，使高原图景摆脱了抽象的符号化，变得可触可感，真实饱满。

文化差异与人际温情

《车巴河纪事》尤为精彩地呈现了不同文化背景（农区与牧区）相遇时产生的摩擦与理解，成为观察人性与伦理的窗口。

“倒污水，倒炉灰”事件，是这一篇章的核心冲突。来自农区的“我”，与牧区居民旺秀刀智之间的对峙，表面是生活习惯的差异，深则是文化观念与生态伦理的碰撞。在旺秀刀智看来，随意倾倒污水是对土地的“亵渎”，这种对土地、庄稼、牛羊、粮食本能的敬畏，是游牧文化深植于血脉的天性，源于对自然的感恩。这一冲突尖锐地揭示了现代生活与

传统生态之间的张力。

然而，作者并未止步于冲突的呈现。在《一路与你同行》等篇章中，牧民的淳朴与温情如阳光穿透云层。贡巴的一件衣服所传递的善意，让“我”深切体会到人与人之间超越文化隔阂的信任与帮扶。这种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的温情，成为化解文化隔膜、彰显人性共通美好的有力注脚，使文本在冷峻的观察之外，洋溢着动人的暖意。

生态叙事与多维转换

《草地纪事》则展现了王小忠构建生态叙事的独特手法，将神话传说与现实场景交织，拓展了文本的时空维度和思想深度。

冬虫夏草的凄美传说、采摘蕨菜的禁忌、蛇王化龙的古老寓言……这些元素在文本中绝非简单的修辞点缀。它们是民间生态智慧的结晶，是理解当地人与自然关系的钥匙。这些传说承载着世代相传的生态禁忌、共生理念与敬畏之心，成为沟通现实与历史、具象与抽象的重要纽带。

从散文叙事技巧看，这些来自历史的、民间的未定型的故事，被巧妙地嫁接与关联到现实生活场景中。这种虚实交融的手法，打破了线性叙事的局限，让作品在虚与实、过去与现在的维度间自由转换，极大地丰富了散文的叙事和表现，也为生态主题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。

生态视野与人文关怀

王小忠的写作可贵之处，在于他突破了传统自然书写中常见的浪漫化或田园牧歌倾向，以冷峻的笔触直面草原生态的脆弱性以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现实。他如实描绘了黄河上游草场沙化的威胁，“牧民们守着草场缺草料”这一看似悖论，实则是生态链断裂的严峻现实。这些现象指向的是过度放牧、气候变化、发展模式等，多重因素交织下的系统性

危机。

书中对牧民“交换草籽”实践的记录尤为珍贵。八九月草籽成熟时，通过混牧让牛羊成为自然的播种者，草籽随牲畜蹄印迁徙，“新草原由此诞生”。这不仅是改善牧草质量、扼制沙化的实用智慧，更蕴含了深刻的生态哲学，“当生态失衡，草原有它自己的调节方法”。大自然拥有强大的自愈与平衡能力，人类需要的是谦卑地“遵循自然的法则”。这一发现，是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古老而智慧的回应。

作者并未回避严酷的生存气候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带来的挑战，但他更着力于展现其中人与物的独特生存图景，尤其是当游牧文明与时代主流价值对接时，不同信仰、文化背景的个体如何在物质困境中求同存异，以真诚、互助、坚韧与适应力，共同维系生活的尊严与希望。这使生态关注最终落脚于对人性真诚与美好的礼赞。

文明的流动与新时代的萌发

书名《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》，精准地概括了全书的核心意象与思想精髓。“草籽”象征着生命力、适应力与传播力。文明亦如草籽，其生命力在于流动、交流与融合，在不同牧场间，汲取多元养分方能生生不息。王小忠记录的远不止是草原退化或牧区现代化进程，更是人类在生态脆弱的系统中，如何运用智慧，实现求

同存异、和谐共生的生存之道。

书中那些生动的个体，如在羌塘墓地严谨工作的藏族考古队员，其行为本身即是对传统与现代、保护与发展的融合实践；又如牧民巴哈提的小店，成为牧场与城市连接的节点，他们正是新时代的“草籽”。他们的行动与实践，象征着传统的游牧文明，正在跨越固有的地理与文化边界，在新时代的土壤中汲取养分，萌发出新的生机，这预示着一一种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未来图景。

《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》是一部融合了深刻生态忧思与温暖人文关怀的启示录。王小忠拒绝将高原文明简化为静态的文化标本，而是在风雪洗礼、季节转场、信仰碰撞的动态过程中，捕捉其内在的生命律动与坚韧活力。他以行走者的姿态，在黄河源头的辽阔草原上，用脚步丈量生态的伤痕，更用心智体察人性的深度。他笔下的牧民、草籽、牦牛乃至沙丘，既是具体可感的自然与社会存在，更是关于生命韧性、适应与共生的深刻隐喻。这部作品，以其扎实的田野、深邃的思考和充满张力的叙事，为我们理解高原生态、反思现代文明、探寻人与自然、不同文化间和谐共生的路径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情感触动。

（孙功俊）

文艺评论

国通语

读姓解字

“元”成为一姓，读作 qí

唐有元志，宋有元宣、元驥等人，都是元姓，不可误读为 biàn（卞）。